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罪与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石国雄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罪与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石国雄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ACU22/07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罪与罚/[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石国雄译.-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7.10
ISBN 7-5302-0510-2

I.罪… II.①陀… ②石… III.长篇小说-俄罗斯-近
代 IV.I51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4399 号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罪 与 罚

ZUI YU FA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石国雄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1 印张 468 000 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ISBN 7-5302-0510-2

I·516 定价: 29.00 元(精)









罪与罚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第
一
部

—

七月初，正是异常炎热的时候^①。傍晚一个年轻人从自己的斗室里出来，这斗室是向 C 巷的二房东租来的。他走到街上，慢腾腾的，似乎是犹豫不决地朝 K 桥走去。

他顺利地避免了在楼梯上遇见自己的女房东。他的斗室就在一座很高的五层楼的顶楼，与其说是住房，不如说更像一个橱柜。他租住这间斗室，包括午餐，并有女仆来收拾房间。他的女房东就住在楼下的单独套间里，他每次外出，必得经过女主人的厨房，而厨房的门几乎总是朝楼梯敞开的。于是，每次经过时，年轻人总体验到一种又痛苦又胆怯的感觉，为此而羞愧，为此而皱眉。他欠了女房东一身的债，所以怕遇见她。

这并非因为他胆小怕事，甚至完全相反。但是，从某个时候起他就处于一种易受刺激和紧张不安的状态中，仿佛害了疑心病似的。他离群索居，常常沉溺于幽思中，不仅怕见女房东，甚至怕见任何人。他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近来连这种窘迫的境况也不再使他苦恼了。他完全不再去做，也不想去做那些必须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论女房东想出什么名堂来跟他过不去，他都不怕。可是，停在楼梯上，听那些与他毫不

^① 小说没有指明年份，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证实，那是指 1865 年，这一年夏天确实十分炎热。



相干的家常琐事和胡言乱语，被催交房租，受威吓，听诉苦；在这种情况下，他得设法摆脱，表示歉意，撒几句谎——不，最好还是像猫一样从楼梯上溜走，偷偷地逃开，不让任何人看见。

不过，这一次外出，他这么怕遇上自己的女债主，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

“我下决心要去干的是多大的事，可却又害怕这么微不足道的小事！”他露出一丝怪异的微笑，想道，“嗯……是啊……一切都在人的支配之下，可是一切也仅仅由于人的胆怯而失之交臂……这可是一条公理……很有趣的是，人们最怕的是什么？他们最怕的是迈出新的一步，讲出自己的新思想……不过，我现在空话说得太多了。因为净说空话，就什么事也不干。但是，也许是这样：正因为什么事也不干，所以才净说空话。我是在最近才学会说空话的，就那么整日整夜地躺在角落里，想入非非……那么我现在又是去干什么呢？难道我能干这种事吗？难道这是当真的吗？根本不是当真的。这么说，胡思乱想就为了给自己寻开心，自我排解；是儿戏！是的，好像就是儿戏！”

街上炎热得可怕，加上窒闷、拥挤，到处是石灰、脚手架、砖头、灰尘和每个不能租别墅的彼得堡人都十分熟悉的那种夏天特有的臭味——这一切，一下子就令人不快地刺激着年轻人本来就已经紊乱失常的神经。城市的这一部分零饮酒店特别多，从那里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臭气，尽管是工作时间，但仍不时可以碰到醉汉，这又给这种景象抹上了一层令人厌恶的忧郁的色彩。一种深恶痛绝的神情霎那间掠过了年轻人清瘦的脸庞。顺便说一下，他长得非常俊美，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一头深褐色的头发，中等以上的身材，清秀而又匀称。但他似乎很快就陷于深深的沉思，确切些说，仿佛沉浸于一种出

神忘怀的状态。他就这么走着，不注意周围的一切，也不想去注意。只是出于他现在自己也承认的喜欢独白的习惯，间或自言自语嘀咕着什么。此刻他自己也意识到，有时候他的思想很混乱；还有，他很虚弱，因为从前一天到现在，他几乎没有吃过任何东西。

他穿得十分糟，换了别人，即使是惯于穿破衣烂衫的人，也会羞于在白天穿着这样褴褛的衣服上街的。不过，在这个街区里，衣服是难以引起人们惊奇的。这附近是谢纳亚广场^①，有许多著名的妓院，麇集在彼得堡中央地区的这些大街小巷里的，大多是工人和手工业者，人员庞杂，有时会屡屡遇见这样的人物，因此见到某个人就大惊小怪，反倒是奇怪的事了。但是年轻人心中已经郁积了那么多的愤恨，他蔑视一切，所以，尽管有时他也有一般年轻人那种注意衣着小节的特点，此刻却丝毫不为自己穿着褴褛而感到不好意思。要是遇见熟人或者他根本不想遇见的过去的同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而就在这时，一个醉汉坐着一辆高头大马套着的大货车，在大街上驶着，也不知去哪里。在大车驶过时，他突然对着年轻人喊道：“喂，你这个德国制帽匠！”他放大嗓门喊着，而且还用手指着他。年轻人突然停下来，慌忙抓住自己的帽子。这是一顶圆形高筒帽，齐默尔曼^②出品，但已经破旧，完全褪了色，满是洞眼，污迹斑斑，没有帽檐，以最不成样子的角度歪戴在头上。但是，不是羞愧而完全是另一种感觉，甚至像是惊惧，充溢了他的心头。

“我就知道是这样！”他惶窘地喃喃道，“我想到过！这可

^① 当时是彼得堡的主要市场地。

^② 齐默尔曼，彼得堡有名的帽厂和帽店老板。



是最糟糕不过的！任何这样愚蠢的举动，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毁掉整个计划！是啊，这顶帽子太显眼了……很可笑，因此也就显眼……我这样的破衣服要配一顶制帽，哪怕是像薄饼似的旧制帽也行，只要不是这顶怪模怪样的帽子。现在没有人戴这样的帽子，戴这种帽子，老远人家就会注意到并且记住的……主要是，以后人家想起来，这就会成为罪证。干这种事需要尽量不起眼……细枝末节，细枝末节是很要紧的！……正是这类细枝末节常使全局功亏一篑……”

他不用走许多路，他甚至知道从他住的房子的大门口到那里有多少步路：整整七百三十步。有一次他曾经数过，当时可真是想入非非，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这种幻想有成为现实的可能，只不过是那种荒唐而又颇有诱惑力的大胆来刺激自己而已。现在，过了一个月，他已经开始用另一种方式来看问题，尽管他在自言自语时总嘲笑自己的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虽然他还是不相信自己，但是不知怎么，甚至是不由自主的，他还是把那“荒唐的”妄想已经当作是一个计划了。现在他甚至要去尝试了，因此每走一步，他的激动不安也越来越强烈。

他屏息心跳，神经质地打着颤，来到了一座异常巨大的房屋跟前。这房屋一面墙临河，一面墙朝街。它是由许多小套间组成的，里面住满了各行各业的人——裁缝，小炉匠，厨娘，形形色色的德国人，卖身为生的姑娘，小官吏等。从两扇大门和两个院子里进进出出的人川流不息，匆匆而过。这里有三四个看门人。年轻人没有遇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心里颇为满意，马上就从大门口不被人察觉地溜进了右边楼梯。这是又暗又窄的“后楼梯”，但是他已经熟悉了并且研究过了。他很喜欢这个环境：在这么幽暗的地方，即使投来好奇的目光，也不会有危险。“如果现在我就这样害怕，真的干那件事的时候，

那会怎样呢？……”他走上四楼时，不由地想道。在这里他被几个当搬运工的退伍士兵挡住了去路，他们正从一套住宅里往外搬家具。他以前就知道，这个套间里住着带家眷的德国人，是个官吏。“这么说，这个德国人现在要搬走了，那么，今后一段时间内，在四层楼上，走这座楼梯的，走这个楼梯口的，将只是老太婆的套间的人。这很好……以防万一……”他又想了一下，便去拉老太婆住所的门铃。响起了微弱的叮当声，仿佛那门铃是用白铁做的，而不是用铜做的。在这种房子里，像这样的小套间，几乎用的全是这样的门铃。他已经忘了这个门铃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因此，现在这个异样的叮当声仿佛突然使他清楚地想起了什么……他猛地打了个颤，这会儿他的神经太脆弱了。过了不多会儿，门微开了一条小缝：女主人怀着明显的不信任从门缝里打量着来访者，只看得见她那对在黑暗中闪亮的小眼睛。但是，当她看见楼梯口有许多人后，她就胆壮了，把门完全打开了。年轻人跨进门，走到了黑乎乎的过道，它是用隔板隔开的，后面是一个小厨房。老太婆默默地站在他面前，疑虑地望着他。这是个矮小干瘪的老婆子，六十岁光景，有一双目光尖利、凶狠的小眼睛，长着一个尖尖的小鼻子，头上没有包头巾。浅褐色的有些斑白的头发抹了一层厚厚的发油。她那像鸡脚一样的细长脖子上缠着一条破旧的法兰绒围巾。尽管天气炎热，她肩上还晃动着穿坏了的发黄的毛皮上衣。老婆子不时地咳嗽，发出呼啸声。大概年轻人用一种特别的目光瞥了她一眼，因此她的眼中突然又闪过了先前那种不信任的目光。

“我叫拉斯科利尼科夫，是大学生，一个月前到您这儿来过，”年轻人想到应该客气些，便急忙半躬身行礼，低声说。

“我记得，先生，我记得很清楚，您来过，”老太婆明确而

清晰地说，那双疑问的眼睛依然不离开他的脸庞。

“是这么回事……还是为这样的事……”拉斯科利尼科夫接着说。他有点儿不好意思，老太婆的不信任使他感到惊讶。

“不过，她也许一直是这样的，上一次我没有注意罢了，”他怀着一种不快的感觉想。

老太婆沉默了一会儿，仿佛是在沉思。然后退到一旁，指着通往房间的门，放客人走在前面，一边说：

“请进，先生。”

年轻人走进了不大的房间，墙上糊着黄色壁纸，窗口放着天竺葵，挂着薄纱窗帘，此刻屋内被夕阳照得非常明亮。“看来，到那时，太阳也会照得这么亮的！……”这个念头仿佛无意中闪过了拉斯科利尼科夫的脑海，于是他用迅疾的目光环视了房间里的一切，想要尽可能弄清楚并记住房间的摆设。但是，房间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東西。家具全都很陈旧了，是用黄木做的：一只弧形很大的木靠背沙发，它前面是一张椭圆形的圆桌，两窗之间放了一张带镜子的梳妆台，靠墙放着几把椅子，还有装在黄色镜框里的两三幅不值钱的画，画的是手里拿着鸟的德国小姐——这就是全部家具。角落处一个不大的神像前点着一盏神灯。一切都很清洁，家具、地板擦得亮锃锃的，一切都光灿灿的。“是莉扎维塔干的活儿，”年轻人想。整个寓所里无法找到一丝尘埃。“只有凶狠的老寡妇家里才会这样洁净，”拉斯科利尼科夫继续暗自想着，同时又好奇地瞥了一眼通向第二个小房间的门上的花布门帘。那房间里放着老太婆的床和五斗柜，他还没有朝那里窥视过。整个套间就由这两个房间组成。

“有何贵干？”老太婆走进房间，严厉地问。她仍然正对着他站着，好照直看着他的脸。

“我带来了抵押品，就是这个！”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扁平的旧银表。表的背面刻着一个地球。表链是钢的。

“要知道上次的抵押品已经到期了，前天就满一个月了。”

“我再付给您一个月的利息，请再等等。”

“先生，是等一等还是现在就把您的东西卖掉，这可得由我。”

“这表值很多钱吧，阿廖娜·伊万诺夫娜？”

“先生，你总拿些不值钱的东西来，看来，全是分文不值的。上次一只小戒指，我付了您两张票子^①，可是在首饰店里买那样的新的，一个半卢布就行了。”

“给四个卢布吧，我会赎回的，这是父亲的表。我很快就会有钱的。”

“如果您愿意，一个半卢布，先扣利息。”

“一个半卢布！”年轻人喊了起来。

“随您的便，”老太婆把表还给他。年轻人拿了表，十分气忿，本来已经想走了，但马上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想到，没有别的路可走，再说他来这里还有别的目的。

“给钱吧！”他粗鲁地说。

老太婆把手伸进口袋里掏钥匙，向门帘后的另一个房间走去。年轻人站在房间中好奇地倾听着，想象着。可以听见老太婆打开五斗柜的声音。“大概是上面的抽屉，”他捉摸着，“钥匙大概放在她右边的口袋里……全都串在一起，串在一个钢圈上……有一把钥匙最大，是别的三倍那么大，带锯齿的，当然，那不是开五斗柜的……看来，还有一个什么盒子，或者是小箱子……这倒要弄清楚。小箱子全是用这样的钥匙……不

^① 指两卢布纸币。



过，这一切是多么卑鄙啊……”

老太婆回来了。

“先生，这里是钱：如果一个月一卢布按十戈比付息，那么一个半卢布就得算您十五戈比，预扣一个月。还有原来借的两个卢布，按同样的利息算，您还得预付二十戈比。这样，总共是三十五个戈比。所以您的表现在只能得到一个卢布十五个戈比。请收下。”

“怎么！这么一来，现在就只有一卢布十五戈比了！”

“一点不错。”

年轻人没有争论就收下了钱。他望着老太婆，并不急于离开，似乎他还想说什么或做什么，但是又好像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要干什么……

“阿廖娜·伊万诺夫娜，也许就这几天，我还会给您带一样东西来……一只银的……很好的……烟盒……等我从朋友那里取回来……”他心里很慌乱，不再吭声了。

“那到时候我们再谈吧，先生。”

“再见……您总是一个人呆在家里吗？您的妹妹不在家吗？”走到前室时，他尽量显得随便地问。

“先生，您找她有什么事？”

“没什么特别的事。我随便问问。您现在……再见，阿廖娜·伊万诺夫娜！”

拉斯科利尼科夫在十分慌乱的状态下走了出去。这种慌乱越来越剧烈。下楼梯时，他甚至有好几次停下来，仿佛突然受到什么惊吓似的。已经走到街上了，他才发出感叹：

“天哪！这一切是多么恶劣啊！难道，难道我……不，这简直是胡思乱想，这简直荒唐之极！”他断然补充道，“难道我的头脑里会有这样可怕的念头？可是，我的心却想到了这样肮